

被遗忘的院落

□刘厦

村里的空房子越来越多。院子还在,屋子还在,只是人走远了。屋里的旧床、旧柜、墙上的旧照片还在,院中的老瓮、老树,随手扔在一旁的笤帚还在,但只有四季的风抚摸着这里的白天与黑夜,只有时光没有忘记告诉它树叶该绿了该黄了。

在村里随便走走,就能看到很多常年带锁的门。我在不长的过道里就看到五个。还有四五个虽然没带锁,但也是空荡荡的,院中只住着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。或许老人更像这个空院落的一部分,被一起遗忘了。很多老人都成了一个院子最后的留守者,用最后的岁月给予一个院子最后的陪伴。老人什么时候走,院子也就什么时候荒了。

一块块地方荒芜了,就像一个个牙齿掉落了。我的村子,真的老了吗?

我看见门前那一处被遗忘的院落。我活得虽然不够长,但已经见证了它的三生。

那个院落的第一生,在我十一二岁之前,准确地说,我的童年看见了它第一生的结尾。那时候,胡同里的人家还没有翻盖新房,胡同还是弯弯曲曲的。我家门前正好有一个弯,弯的那边就是那家人的墙头,墙头只有一人高,为了减轻墙头上半部分的重量,而垒成镂空的,所以什么都挡不住。

那家人的说话声会跑出来,拾掇杂物的碰撞声会跑出来,饭菜的味道会跑出来。多少个夏天的上午,我和几个孩子在门前玩儿,就看见那高出墙头好多的石榴花特别的红。那时的我也因为石榴花的美丽而觉得那个院落里的人一定特别幸福。

那家的主人是一对老夫妇,我印象中他们六十多岁的样子,总是穿浅色的衣服,干干净净

净。住在这个院子里的还有他们的闺女、女婿和外孙女、外孙子。他们的外孙和我同岁。但在我们这几个一起玩的孩子们来看,他和我们不是一个档次,因为他说话天马行空。我们经常笑他傻。其实这傻,只是姥爷姥姥的宠爱让他的天真比一般孩子消失得晚罢了。如今他成了一位基层干部。

他们家不是不说理的,也不是爱出头的,在胡同里不显眼。留给这个胡同的画面,就是干净的老太太摇着蒲扇,坐在胡同的树荫里和邻人闲聊,温和地笑着,笑得像有什么喜事一样。老头则不慌不忙地拾掇着。

那时候,每个院落里都能听到欢声笑语,家家户户都过得踏实悠闲,人们看不见别处,仿佛这里就是世界的中央,这里就是最幸福的地方。后来,女婿的单位分了房子,老头去世了,老太太就跟着闺女进城了。从此,留在院中的只有那棵石榴树了。

不知又过了多久,在一场大雨中,一声轰鸣,那个院落的墙头倒了。院中的石榴树、水缸、低矮的蓝砖房子都暴露在了胡同里,仿佛成了胡同的一部分,不再是谁的家。从那时候起,那个院落也进入了它的第二生。

它的第二生跟第一生相比,已经面目全非了。唯一的证物只有那棵石榴树和那三间低矮的蓝砖北屋。石榴树还会在初夏开花,花还是那么热烈,还会在中秋挂满裂开的石榴,除了偶尔有一两个忍不住诱惑的孩子和大人走进废园摘两三个,大多数都成了家雀、野雀的美味。而北屋就安静多了。没有锁的木门,抽丝的窗棂,反碱的墙,一遍遍被雨水冲刷着,被风雕刻着。沉默中经受着属于它的白天与黑夜。没有人走进进出,它就变得越来越神秘了。

二十多年里,这个院落没有说过一句话。它看着那么多人,从这里离开,踏上了远行的路;它看着那么多人,在离开多年后,从远处归来;它看着那么多人,从穷变得富有;他看着那么多人,从幸福变得不幸;它看着那么多人,从年轻变得苍老。

直到一天早晨,我被三轮车的轰鸣声吵醒。父亲说对门回来了,正收拾呢。

那片被丢弃太久的荒地仿佛一夜之间被主人意识到了珍贵。邻居们看见了寒暄一番,问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,再问问主人的打算。主人依然笑得像有什么喜事一样地说收拾收拾,再垒上院墙。人们便开始猜想主人的意图,要卖了?要做买卖当厂房?但可能性最大的是老人要回来了,要在老家支应丧事。我们村所有空院子在空了多年后,都会迎来一场热闹。死了的人会彻底留下来,活着的人们会继续离开,直到再没有力气享用外面的一切了,直到所有的欲望全部消失了,再踏上真正的归途。所以,有几个院子已经等来了几场热闹,他们仿佛已经成为一个家庭的专用丧事礼堂。

那棵石榴树又在五月开花了,火红的小花看到云别的主人回来,仿佛在风中欢呼雀跃。

没几天这里就干净了,重新恢复了尊严,又过了几天,顺着胡同边便站起来了高高的墙头,大门垛气派,黑铁门严肃,那棵树被关在了里面。

面对全新的封闭,我看见那个院落进入了它的第三生。这第三生却是更加荒凉。

再没有扔东西的人进入这里,再没有小动物出入这里,这个院落再也参与不到别人的生活中,再也不能跟着别人的故事悲喜,再也见不到那些熟悉的人。下面的时间需要它自己度过,独自面对春去秋来。或许唯一的造访者只

是飞鸟和流云了。

那棵石榴树,在欢喜了一场后,面对孤独的囚困,是否低头垂泪呢。

我听见,大提琴低沉的旋律在秋风中回荡。一年后并没有看到对门任何动静,人们有些不理解这家人如此折腾的意图了。好像只是主人在土地越来越值钱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幸运,急于向人们昭告这个地盘是他的财产。

我看不见院里的孤独,却看见巨大的孤独在院外翻滚。人们心中刮起的那一阵阵小风,终于汇集成了浩荡的秋风,扫荡着整个村庄。

这个村庄的每一个人都在奔忙,而奔忙的动力就是“落在外头”。至少让孩子“落在外头”。这成为一个城里人势不可挡的流向,这个村庄里的每个人就像秋风中的事物,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。

试想二十年后,村庄里就只剩下未能如愿进城的“失败者”生活在一个个长年带锁的空院子间了吗?

或许,需要占地方的商人们会来利用这里慷慨实在的土地,那拥挤的都市人会来田野间寻找一份心灵的释放,那游荡在他乡的游子会给故土系上一份乡愁,或许那些会让村庄再次热闹起来,但比城市辽阔多少倍的乡野是否只是城市的附属品、消费物?这里是否还有属于它自己的灵魂?

无论多么热闹,如果没有人将梦放在这里,这里再热闹也是秋天的喧嚣。生活在此处和在异乡游走的人们,他们都将梦放在了远处。他们的梦什么时候能回来呢?

我看见,这被遗忘的院落,就像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母亲,她站在秋风中,默默地眺望着、眺望着。

听海观涛到海南

□贺测亮

海之南,水云天,走过了海南的春秋冬三季,今年夏天,冒着酷暑,我再次来海南,听海观涛,要把一年四季的大海看个够。

每次来海南,所去目的地不同,都会有不同感受。前三次主要是观景,游遍了海南大大小小的景区,这次主打看海,沿着新修的海南环岛旅游公路自驾游。车行不远,就有一处海湾,沿岸处处是观景台。边走边停,边停边看,望不尽的海面,听不完的海韵,吹椰风,喝椰汁,寄情山水。海风、海浪、渔船、沙滩、椰林、鱼塘……沿途风光,尽收眼底。汽车穿行在海边的林荫大道,忽然发现,沿海的树木没有很高大的,只有部分椰子树长得相对高一些,细长高的树顶长着一束枝叶,较低的椰树顶上结着大大小小的椰子,路边有不少卖椰子的摊位。低矮的灌木类树木较多,真应了那句“树大招风”的古话,太高了经不起台风侵袭。

记得第一次看海,还是20年前的秋末,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内地的人,很少见大海。那次因公到海南岛出差,见到了向往已久的大海,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,不由人大喊一声:“大海,我来了!”沿岸每到一处观景点,都站满了人群。世界上让人们百看不厌的,要数大海,它广阔无垠、深邃神秘,能给人们带来宁静、浪漫与无忧。海南岛拥有丰富的海湾资源,1823公里的海岸线分布着大大小小的68个海湾,分为东线和西线,我们这次主要是在东线游览。

海纳百川,有容乃大。站在海边,望着无边无际的海面,波光粼粼,令人陶醉。每隔一段时间,大海就会送来一波浪潮,冲刷着我们脚下的细沙,仿佛所有的忧愁和烦恼都被海水冲走,只留下内心的宁静、浪漫与自由。

“天容海色本澄清。”古往今来,无数文人墨客在海边创作了具有影响力的名作,这些作品让人们对大海心生向往。清澈的天空,碧蓝的大海,海天一色。当暖风吹过大海,阳光洒落在海面,波涛轻柔地拍打着海滩,奏出宁静优美的乐章。海水清澈透明、自然纯净,一幅五彩斑斓的画面呈现在眼前,让人心旷神怡。

“海风你轻轻地吹,海浪你轻轻地摇……”躺在沙滩椅上,听着海水轻轻拍打着海岸线,尽情享受阳光、海风和涛声的陪伴,闭目养神,悠然自得。海边是亲子的高光时刻,暑假期间,不少家长带孩子来海边参与活动,建造沙堡、捡贝壳、赶潮、戏水……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。这些互动,不仅温暖了家庭的亲密度,也给孩子留下了温馨的童年记忆。大海,后浪推前浪;家长,唯愿一代更比一代强。

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。傍晚,站在酒店海景房的阳台上,望着高悬在天空和倒映在海面的皓月,思念亲朋之情油然而生,仿佛通过月亮与他们产生心灵互动,一起赏月,多么浪漫与温馨。

海上有风浪,人生有晴天。静观日出日落,坐看云卷云舒。



辉腾锡勒草原

连振 摄

相约毛乌素沙漠

□张光荣

乘车穿梭于沟壑纵横的高原,一路向北,向与毛乌素沙漠接壤的素有“中国科威特”之誉的榆林进发。秋风里飘飞的思潮,犹如平静的湖面荡起的涟漪,犹如诗意般的意境,镶嵌的是令人陶醉的狂烈。

仰望蓝莹莹的天,触摸纷飞的云,摇曳的风景,如同凝固的静美,如同多彩的风骨。倾听黄河九曲回肠的歌谣,沉浸在高原五彩斑斓的景致里,恍惚间竟忘了前行的路。难道这是一种致命的忧伤?

无法安抚狂放的思潮,用心感悟高原的每一寸土地,每一处都是令人惦念、令人感怀的历史回声。眺望远处那一处处朦胧缥缈的苍翠,灵魂的叩问,不是苍茫,更不是悲情。今夜,注定难以入眠。夜色里,在你的怀抱穿行,品读你的年轻、你的魅力、你的灵魂。高原啊,你是凝固的历史,你是民族的风骨。有人说,你有沉鱼落雁的灵秀,有人说,你有铿锵刚烈的气韵。

朝着目的地进发,依然忍不住一次次驻足。柔风里传来的是陕北汉子连绵不绝的私语,还有在红柳枝头亲热呢喃的小鸟,如一曲动感的音符,如一首朦胧的情诗,无不令人眩晕。

站在高高的峰巅,环顾那一束束刺穿峰谷的

如炬亮光,那一条条静美流淌的河流,那一处处风情曼舞的薄雾,动静结合的意象,折射出高原特有气质的风韵。高原啊,我早已被你虏去了心神,你的美早已收纳了我的虔诚。

目的地到了,顾不上休整,一头扎进这座美丽的城。穿行于一座座高矗云霄的塔峰间,倾听机器的轰鸣,所有的寂寥连同心神的安宁,都在大美的意境里化作无形,归于平和。

头顶是一轮高悬的月,脚下是一块神奇的地。我真的难以置信,曾经记忆中的荒漠,短短几年时间,咋就变成了一座辉煌之城。打开记忆搜寻,似乎一切都是徒劳。因为映入眼帘的现实,早已将以往心存的疑虑打入厚重的史册。眼前是阵阵眩暈,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这座腾飞的城,是如何在飞速的社会变革中给了人们一个大大的惊喜。不经意间,我的思绪坠落在这座波光潋滟的湖心。

倾心走进这座城,用心丈量每一座塔的高度,试图解读它孕育的气质,连同它不朽的精神,一片美丽的光环中,我突然觉得自己变得越发渺小。相对无言,这座城每一处被风雨吞噬的痕迹,都见证了历史的刚强。此刻,无论是仰望还是回眸,心里填满深深的敬意。



八月画卷

□温锋

晨风
教会荷塘边柳丝轻扬
带着旧梦与新凉
敲打着荷叶上滚动的露珠
仿佛要挤出昨晚
未曾言说的忧伤
那些逝去的日子
如同凋零又重生的荷花
重复着循环不息的篇章

八月是成长的见证
收获的希望
阳光洒满田野
稻香溢出故乡
温暖着游子的远方
八月是汗水浇灌的硕果
金黄色的期许
每一粒谷穗
低垂着谦卑与骄傲
傍晚时分
夕阳温柔了远方
将天际染成橘黄
温暖着明天的希望

『风』味玉米

□曹彦强

初秋的山巴,玉米黄的如金,白的似玉,无不诉说着秋的故事,摇曳着丰收的希望,也映照着山巴人的生活模样。

山巴玉米有着山巴人一样的性格。山巴玉米于孟夏时节破土而出,在阳光、雨露的滋润下一路生长发育,抽穗开花,接着从“母亲”的腰间探出头来,调皮地和风打过招呼后,茁壮成长直至初秋时节,缓缓吐出细长绵柔的玉米须,黄的、白的、黑的、棕的……把山巴晕染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。

与水田玉米不同,山巴玉米的成长就是一部励志的历史,从种子到萌芽,从幼苗到扬花,从青涩到成熟,它们始终扎根于山岭,餐风饮露,尽管成长环境相对恶劣,尽管长不了很高,尽管无人欣赏,但它们依旧生命力顽强且旺盛,并把自己最甜美的“乳汁”回馈给山巴人。这份迎难而上的执着,这份坚韧不拔、顽强不屈的品格,不正是山巴人勤劳刻苦的样子么!

山巴玉米承载着山巴人许许多多的乐趣与乡愁。

每当初秋季节,山巴玉米接近成熟时,也是山巴人最开心的时候。不信,你瞧!

调皮又喜欢戏曲的小朋友拿细长的玉米叶做靠旗,拿玉米须做美髯,模仿着戏曲里的人物,以山为舞台、风为司鼓,“咿咿呀呀”地唱了起来。

而稍微年长一些的孩子,则喜欢烧玉米,在山林中捡拾一些干柴后,寻一处避风又空旷的山洼,点燃干柴,再把不知从谁家地里摘的不嫩不老的玉米棒子前后插上火叉,放到炭火上上来回慢慢地烤,边烤边转动火叉,直到微黑焦黄,深嗅一口,玉米清香直往鼻孔里钻,粮食的香味透过鼻腔,甜到了心里。

不管是煮玉米时从锅沿散发出来的香味,还是烧玉米时和着烟火气的玉米醇香,这原生态的味道满满都是山巴人丰衣足食、安居乐业的样子。

玉米不仅是深受山巴人青睐的充饥粮食,也是升腾着别样精彩的诗意和浪漫。用山巴山泉裹着山巴泥土,才能酿出山巴独有的玉米酒香。相比高粱酒、米酒等,玉米酒(山巴人更习惯叫苞谷酒)名不见经传,却是山巴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。

选料、蒸煮、发酵、蒸馏……整个过程就像照顾婴儿一样,需要小心翼翼又精准操作,这也难不倒山巴人,山巴酿酒人都不需要依靠器具,仅凭多年的实践经验,就可以把握蒸煮时间、酒曲多少、火候大小等各个细节。

新鲜出锅的玉米酒就像山巴人一样,性情淳朴,醇香浓郁,口感微甜但度数高,喝了易醉。于是,山巴人选择装坛贮藏一段时间再喝。

玉米酒成了生活调味品。农忙时酌几杯,振奋精神;农闲时品几盅,消闲解闷。走亲访友时,提几瓶自家酿的玉米酒,再带上几斤腊肉,显得亲切又大方。玉米酒配着腊肉,让山巴人普普通通的日子充满芬芳。

山巴玉米的故事远不至于此,那萦绕在玉米林豆荚地里的乡谣便是独具特色的陕南民歌。不论是呵护玉米成长,还是抢农时抓丰收,山巴小伙总会放开嗓子,一边唱着山歌一边干着农活,回荡在山间的歌声不仅舒缓了干活的劳累情绪,有时还会得到羞红了脸庞的姑娘们的热切回应。民歌传情,玉米为媒,说不定还能就此成就一段美好姻缘呢。

弥漫着“风”味的山巴玉米,无声地讲述着山巴人的故事,且纵贯着山巴人的昨天、今天与明天。